



創造社論

黃人影編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創造社論

黃人影編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2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付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

1—2000

版權所有

本書實售大洋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二分半

創造社論

目次

創造社和中國文學運動

創造社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賬
讀“創造社”

創造社的自我批判

上海文藝之一瞥

“創造十年”發端

“眼中釘”

創造社訪問記

【附】創造社各作家略傳

創造社和中國文學運動

顧 鳳 城

創造社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已無容在此多說了。

創造社文學運動的開始，可以說是從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創造季刊第一期出版的時候爲始。那時創造社還無獨立的出版機關，後來才成立了創造社出版部，至一九二九年二月封閉，創造社的文學運動在中國是差不多有了十年長久的歷史。

無疑的，創造社和中國的文學運動其影響是很大的。他們的文學運動是在五四運動以後，那時候創造社的主要的構成份子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都一致主張于新文學的建設，他們批評粗製濫造的作品，抨擊不通的翻譯；不過，他們那時的思想，完全是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如在創造季刊，創造週報，以及初期的創造月刊等，都是主張個性的發展，內在的要求，熱情的奔放，自由的組織，這種意識，都是一種浪漫主義的運動。當時中國的社會，也是在新舊遞變之中，一般知識份子的青年，接受了外來資本主義的洗禮，正彷徨於國內的新舊思想的轉換之中，所以對於創造社的文學運動，當然表示熱烈的歡迎與擁護了。這是創造社文學運動的第一個階段。

五卅運動以後，郭沫若首先轉變了方向，創造社出版了洪水半月刊，打破了他的純文學的創製，注意到實際社會問題的探討了。郭沫若在洪水上發表了很多的社會問題的論文，繼而又在創造

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學與革命’，這是創造社正式提倡革命文學的第一聲。當時他們社會的基礎在那裏呢？中國的青年，因為受了五卅運動的激盪，他們的意識當然也日趨於革命化，加之感于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軍閥的壓迫，看見創造社在文學的分野上首先喊出‘革命’二個字來，當然是為整個的青年界所接受了。這時可以說是創造社的第二個階段。

後來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郭沫若成仿吾等都參加實際工作去了，那時的創造社是由郁達夫主持，他在洪水上發表了‘在方向轉變的途中’，王獨清也發表了‘與法國友人摩南書’等，都是對國民革命表示擁護的態度。不過後來他們的內部就起了分化的作用了，郁達夫首先脫離了創造社，而郭沫若也離開了政治生活，到日本去了。

中國的青年自從感到了對於革命的消滅以後，正彷徨於歧途，於是創造社在那時又轉變了方向，那時正當一九二八的年初，朱鏡我，彭康，李初

梨，馮乃超等新從日本回來，將快要沒落的創造社復興起來，出版文化批判，思想月刊，日出等刊物，將創造月刊也正式轉變方向，由王獨清主編，他們一方面是從事於科學的唯物論和社會主義的介紹，一方面喊出無產階級的文學來，對於中國的社會和文壇作一個整個的清算，這是創造社的第三個階段。

創造社是以個人主義浪漫主義的文學運動開始，以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而遭封閉。

無疑的，創造社是近十年來的中國文學運動的一個主潮。

創造社

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賬

王 獨 清

前 言

創造社是被封了，現在雖然表面上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但是牠過去在中國底文化史下無論如何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頁的。現在我們回顧牠底過去，給牠本身一個真正的評價，這是一件最有

意義的事體。不過這兒須要注意，必得客觀的眼光纔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常常看見每當一個比較有價值的團體或一種有歷史意義的運動一成為過去的時候，便會跳出一些英雄們在標榜自身對於該團體或運動的功績，以期爭得歷史上的光榮。創造社這個團體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們看，目前已經有許多的英雄們在作着這種工作，並且還有許多英雄們底雇傭者也在努力地竄改着歷史的事實。像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決不能給這個團體一個真正評價的。我覺得在這兒實在有把那些被一般英雄們及他們的雇傭者所掩蓋了的事實報告出來的必要。我個人總算是在創造社負重要的責任的一個人，現在我來把我親歷過的事實很坦白地寫出，我覺得這是我底責任應盡的地方。要是容許我說句大膽的話時，或者我底直白的記錄可以作一部分將來的史料。這個，便是我來寫這篇文章的重要因數。

凡是信仰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歷史的

事實的。改竄歷史，那是資產階級卑劣的陰謀政策。我在這兒並不想用理論的分析作詳細的評價過去的工作，我只想借這篇文章把我個人和創造社發生關係後親歷的事實一件一件都公佈出來，我自己有錯誤的我當然自動地承認錯誤，別人底行為我也要毫不客氣地敍出。——對不起我過去的那幾位朋友！我在擁護歷史事實的這一種義務心之下不得不這樣作了！

好，下面便是正文。

創造社底活動誰也知道有三個時期：第一是“創造季刊”和“週報”的時期，第二是“創造月刊”與“洪水”的時期，第三是轉變方向後的“創造月刊”與“文化批判”（後改名“思想”）的時期。第一時期我參加很少，那時我在歐洲，僅僅因了鄭伯奇底介紹，發生了通信和寄文字的關係。——這兒，很像一個奇蹟：我從前在日本的時候並不曾和郭沫

若，郁達夫等見面，而以後發生關係卻是由於一個在創造社內部一向最被人不信任並且不重要的鄭伯奇底介紹。並且創造社底前前後後凡是重要角色都是日本帝國大學底出身，而獨有我是一個例外。

雖然我很少參加，但因為給“創造季刊”的撰稿，和郭沫若的通信卻是不曾間斷過。這第一時期底創造社，我們可以肯定牠是一種“浪漫運動”。牠底產生是在五四運動以後，五四運動不消說是資產階級底思想上的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底機關雜誌“新青年”把全盤的思想予以從新解放和建立以後，創造社底文學運動便在歷史的必然性之下應運而生了。當時歌德底介紹，雪萊底移譯，確是一個“風颶時代”(Sturm und Drang)。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歷史底發展，決不能用機械論去分析。創造社底開始崛起，自然是資產階級底文藝運動，但因為在中國，資本主義底逼來已經是在歐洲最高峯的發展以後，這就是說，無產

階級底隊伍已經在世界露出頭角來了。所以在中國不怕文藝上的浪漫運動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創造社開始活動的一年）纔行開始，但是終久不能產生像雨果，擺倫那種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作家。這是很明白的：作家纔要提起筆來創造像雨果擺倫等那種作品的時候，不料他底後背便來了無產階級底鞦韆。在這種情形之下，便會有一部分作家把他底作品轉變為小資產階級底形式，——不消說這是再進一步到革命文學的一個橋梁。在創造社內邊表示這路線最明顯的是郭沫若。李初梨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二期）一文中把我同穆木天馮乃超並列為後期底三個人，這在大體上自然是沒有甚麼錯誤，但是我卻是在浪漫運動中過了一下身的。我底作品一直到第二時期“創造月刊”時代還有不少浪漫諦克的成分，這卻為穆木天馮乃超所沒有。

創造社底開始不怕是一個浪漫運動，但是這在本身幾個原動力的人物卻都並不是有計劃的或

有意識的。郭沫若在“創造季刊”第二期底編輯餘談中明明自詡地說不管主義怎樣，只要是能創造出好的作品的人都可以攜手同行。當時這種“以形式決定內容”的文學主張確是創造社共同的傾向。因為是這樣，所以在那很少的幾個重要份子之中已經早蓄着各人有各人底前途的成分，所以後來的分化是特別的厲害，雖然這是社會起了變革的期間智識份子底必然現象。

二

創造社底第一時期，我因為沒有很多參加，所以許多歷史的事實是無從說起的。不過創造社第一時期末告終，據我看就是爲了那種浪漫運動再不能繼續下去的緣故。那時正是“五卅事件”底前夜，革命空氣底醞釀是一天加緊一天，無產階級底隊伍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個重要的勢力，在上海（不要忘記！上海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行使其壓迫的區域，是一切鬥爭首先顯露的區域。）幾個創

造社底中堅便感覺到了矛盾的苦悶。當時郁達夫住在北京，張資平住在廣東鄉間，所以都不曾有甚麼不安的表現，而在上海的郭沫若與成仿吾便因為這種矛盾的苦悶自動地把第一時期的運動告了結束。

創造社第二時期底復興決不是一回偶然的事體。這第二時期底開始是恰在“五卅”以後，我們且看當時幾個中堅份子底行動罷：郭沫若是第二次由日本回來，目擊了“五卅”的事變；成仿吾首先到了那時革命發動地的廣東；郁達夫也脫離了北京的生活；我那時爲了“五卅”竟然不願再在外國流浪而回到了中國。——這些不管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總之都是把這些份子逼到了接近實際和行動的道路上的證據。在“創造月刊”第一期出世的時候，恰是這幾個人連袂到廣東參加實際活動的時候，自然，“創造月刊”所登載的作品大部分還具着舊的內容，但是比較“創造季刊”卻是進了一步：對於作品的精選，對於理論文字的注

重，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個人藝術底攻擊（何畏：“個人主義藝術底滅亡”），寫實主義底提倡（穆木天：“寫實主義文學論”）等等都是“創造季刊”時代所沒有的。不管那些主張有沒有錯誤，不管寫那些論文的人同時又在創作和自己主張極相反的創作（譬如穆木天一面寫“寫實主義文學論”的論文一面卻做着Samarin與 Gourmont式的象徵詩歌），但是這些畸形的表現卻正是證明了這個集團努力新的方面傾向的事實。同時還出版了“洪水”半月刊，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表現。“洪水”這個刊物若僅僅在文學運動的意義上來說時，或者有人以為牠比不上第一時期附屬於“創造季刊”的“創造週報”，不過“洪水”底特點卻在另外的一種意義上：牠所登載的文字並不限於文學，一切政治，經濟的論文都一齊登載；並且牠是接近一般青年的公共會場，對於外邊的投稿幾乎十有八是不拒絕的；還有當時與國家主義的“醒獅”派和“獨立青年”派的論戰都由牠當

了先鋒 所以“洪水”雖然表面上是一個蕪雜而沒有系統的刊物，其實牠所發生的影響卻是異常的廣大，這是怎樣也不能夠否認的。

我們要是很客觀地來比較創造社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活動時，那我們可以說是創造社在社會上的基礎大部分是第二時期建立起來的。這並不是像創造社內部一向所解說的理由，說是因為這時出版部的成立，免去一般商人書賈底壓迫，——要是僅僅以這個為創造社這個時期末發展的理由時，那也不過是站在“營業競爭”方面，要是沒有一種思想來作核心，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面作這種“營業競爭”的活動是很平常的事體，怎樣也不會造出一種勢力出來的。創造社之所以能在第二時期造出一種勢力的原因便正在牠所能夠傾向到當時社會需要的思想方面。而那時幾個中心份子之奔赴廣東，愈使牠底傾向實踐化起來。到廣東後第一步在廣東大學文學院底革新運動便表示了創造社左傾的行動。當時在革命澎湃的廣東，所有左